

散文诗

把过去蛰伏的日日月月、山山水水，都折叠进夜的庄重，趁梦还未逃走时，让阅读的人频频眷顾。

一幅画，撑开眼睛，春光般鲜明。孤独时，悄悄进入画中，好把春天喊醒。

那一夜，愁丝萦绕；那一夜，香雪纷飞。继而，林鸟鸣响，泪水暗涌。风，捅破了田野的隐私。

心与心在彻夜交谈。冰消。雪融。情浓。多少个红霞落日，多少个断肠夕照。一种香暖，在田间地头蔓延，在晨雾里发酵。

岁月，尘封了多少斑驳的往事。一株树，被凝固的黑色侵占，于干瘪的梦中哭泣。一场雨，感知着风的速度，试探着泥土的温情。

杜鹃啼血的梦中丽影，刀光剑影的长途跋涉，霆威震守的心灵呐喊，不知不觉的，都在夜的断瓦残垣和撕裂的狰狞笑容背后，哑然失声。

一场雪，不期而至。覆盖了我心灵的村庄。

一夜之间，落寞缤纷，在心间轻轻流动。冬天飞舞的灵感在风的叮咛中默然滑过，唯有喧嚣的人群，空空的，远远的，如炊烟袅袅游过。

一场雪从我的心头落下，谁再能弹拨高山流水之琴？

### 跌入月夜的光

在五月，我看见一簇簇黄金似的手指在阳光下膨胀着，一面季节的旗帜在田野里纷至沓来，折射出诗意的色彩，刻在心底，映红了俏脸。

我站在来自颍河两岸骚动的情绪里，虔诚地倾听灵魂与大自然的对话，唯有被点燃的诗心，依偎着你的气息和迷人的香甜。

曾有那一刻，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，聆

## 春雪（外三章）

■王猛仁

听不到自己的呼吸。眼前的世界，只剩下苍白的微笑，只剩下僵硬的诗句。

当我再次亲吻着你月光似的脸，你柔若雨丝的腰身，你草叶儿般颤栗着的双肩，我似乎感觉到了自己久违的心跳和快乐的呼吸。

我所能看到的，仍是你朝霞般一抹的笑，带给世界一片芬芳，一片温馨。

我，如同一个追虹的孩童，在你的世界追逐不息，让风儿狂吹自己。

今夜，我已经把月亮藏在身体里了。我的心，云一样干净。

我不停地用手轻轻抚摸你细腻而柔滑的光芒。

傍晚，我要拥着你的美丽，你的唇间燃烧着的火焰，睡眠。

### 午夜柔情

阳光如初。在失约的午夜，你的笑靥托起了季节的风景。

黄昏隐去的时刻，等待比桔黄灯光还要温煦的微笑。

莫管它轰轰烈烈。莫管它寂静无声。月光在堤岸上早已泛起花香的暗潮。长满青草的幽径，是一种迟来的意境，被星星追逐着，蜷缩于缄默的瓦楞。

夜的凝重深入肌肤。影子是空灵的。想象是生涩的。

内心的声音已化为流动的音符，一点点风动的声音，都溅起临窗柔软呼唤。

居住在时间深处，守候着冬日苍白的容颜，一种透明的温暖，被小心翼翼存放。

时值冬日，拾起童年快乐，让冻结的甜蜜深入骨髓。

那些不确定的机遇与游思，在空中继续穿行。

所有美丽的错误，都淡然无痕。月亮依然柔情。带着温馨的气息，在这斑斓的夜，膨胀你蛰伏的生命。

### 挂在夜空的余香

太阳。月亮。风和雨。在探测着它的形迹。

今夜，那一弯家乡的月，浸在缤纷的节日里。

眼前一片白茫茫的芦花，了无声息地隐入茫茫星夜之中。飘然而下的雨丝，被拭净了月弧的冷辉照亮。

院中的那棵香樟树，依旧沐浴着昔日的阳光，在晨露中解开纠缠不清的思想。

爆竹和烟花，将梦中父母的笑冻结在喧嚣的表面。

遥遥无期的乡愁，被冬天的风踩着，直到我心痛的时候，留下一道浪的齿痕。

寂静躺在上帝手中奢望再度苏醒，乡村，蛙鸣，荒坡，坑塘，被永不停息的钟声旋生旋灭。

自由如醪的夜，终于属于我。夜风呵着凉气轻舐我的脸颊，又从耳垂流去。

不再掩饰心中潮湿的惶惑。没有了他人射来的贪恋的目光，孤寂就像尘封虫蛀的残卷，过早蒙蔽了褐色的容颜。

岁月的清风，洗淡了记忆的屏幕，晚风轻轻地吹着，试图叩动我生锈的门环。

时光留给我们的，都是些不合时宜的絮想，黑夜无声。苍穹惆怅。

深闻美人留下的余香，天空是一片茫茫的黛青。

那黛青里忽明忽暗的流萤，是不是诗人正燃烧的心脏？

诗歌

## 春天 总有一些事情在发生

■李艳春

一

阳光越来越暖  
风 越来越轻  
一些灰暗 正在悄然隐退

小草酝酿着绿色的风暴  
占领春天的高地  
桃花 就要出嫁  
粉红的消息 洒得漫山遍野

小鸟 探来春风的口信  
轻盈地 掠过春天的天空  
一声鸟鸣 唤醒春天

二

清亮亮的白面条  
撒上嫩生生的荠荠菜  
忽然就成了念念不忘的美味

窄窄的田埂上  
走着一个挎着篮子的小姑娘  
我坚持认为那就是我

在挑起的荠荠菜上  
一滴泪滚落  
泪里分明映出故乡的模样

## 祖父与庄稼

■刘 露

听父亲  
讲起他的故事  
我才认识他

村里的人  
多外出打工  
唯独他  
守着那把锄头  
那片庄稼

有人说他没志向  
只会弯腰种地  
他说庄稼  
是他的命根子

他只看到  
母亲那谷堆般  
高高隆起的肚腹  
却未能与  
腹中的我相见

他用锄头  
把种子埋入地下  
也把自己  
埋入地下

庄稼地里  
埋着父亲的父亲  
虽然我未见过他  
但我知道  
他爱着我  
如同爱着  
那片庄稼

小小说

黄昏时分，西边的天空中出现橘红色的晚霞，已经隐进云中半个身子的夕阳，仍然散发着光晕。东面，半个月亮悄悄地爬上来。

劳桂芝骑着电车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正是下班放学的时间，每个人都急着赶回家，车有红绿灯的限制，人一着急就无所顾忌了，按规矩走的车和不按规矩走的人拥挤到一起，车喇叭声和抱怨声就响起来了。人群中的劳桂芝本来就有一件让她惊诧且震怒的事情压在胸中，周围的嘈杂声更是加剧了她的烦躁，她想要立刻长双翅膀飞到家中，飞到那个胆大妄为的儿子面前。

到家很久儿子辛立业才回来。在厨房做饭的劳桂芝急步走到客厅，拦住儿子说：“你干嘛去了？”“上班去了。”“还撒谎，你们所里的刘所长今天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请长假了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”辛立业看是瞒不过去了，沉吟了片刻，说：“妈，我和同学合伙办了个公司。”“什么，办公司？”劳桂芝感到有些头晕，她扶着身边的鞋柜定了定神，问道：“那工作怎么办？”“工作，要不停薪留职吧。”几句话好像是抽走了劳桂芝大部分的精气神儿，她觉得浑身疲惫，坐到了沙发上。

辛立业看母亲的脸色不好，赶忙倒了杯开水递给她。这时丈夫辛国栋下班回来了，看到这种状况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劳桂芝说：“你儿子现在出息了，要自己创业开公司呢！”父子二人听出了其中的不满和讥讽，相互看了一眼。辛立业向父亲老老实实在地交待了自己的“罪状”。辛国栋听后说：“这可不是个小事情，你要想清楚了再做决定啊。”劳桂

## 晨昏之间

■王君月

芝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难道是要支持他吗？虽然这个工作算是他自己考上的，可是我托了多少关系，费了多少周折，你不是不知道！工商所怎么了，现在能进这样的单位已经是烧了高香，还不知足吗？”

辛立业坐下来，抚着母亲的肩膀说：“妈，别生气，我知道您为我的事情操了不少心，这个工作也确实不错，比较稳定，可是它和我的专业不对口。再说我年纪轻轻的，每天只是整理些简单的材料，看看报纸喝喝茶，真是觉得有些浪费青春。现在不是提倡‘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’吗，我不就是想赶赶时髦嘛！”说完，他撒娇似的晃了晃母亲。一晃之下，劳桂芝的心软了一些，不过仍旧说：“现在不上班，到时你的养老怎么办啊？”“现在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养老政策不是基本一样了吗，再说以后社会保险会越来越健全，只要我愿意干，手里有钱，养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”劳桂芝说：“在单位里干到了一定的级别，有名有利的啊。”辛立业看到母亲的态度有所缓和，笑着说：“老观念要改改了。习近平主席不是说了吗，想发财就别当官，要当官就别想着发财。我自觉也没有那种公仆意识，还是干干净净地挣我的小钱，过好我的小日子吧！”

一旁的辛国栋看到事情的局面基本稳定，说：“孩子大了，有思想了，让他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吧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”劳桂芝瞥了他一眼：“你这是不负责任！”扭头又问辛立业：“到底是什么公司啊？”辛立业说：“是一个开发电脑软件的公司，我不是学的



计算机编程吗，正好用得上。现在刚开始，只有我和同学两个人，我们在网上也开了个店，线上线下同时销售。”“很辛苦吧？”“没事，累并快乐着！”

夜深人静，劳桂芝仍然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她还是不能完全接受儿子的这种做法。再说了，亲朋好友问起来，她该怎么说呢？这时辛立业房间里传来“叮咚叮咚”的声音，然后是辛立业尽量压低声音但仍然压抑不住兴奋地叫着：“又来订单了！”劳桂芝叹了口气，渐渐地沉入梦乡。

凌晨，辛立业简单吃了点东西就走出了家门。刚立春，晨风里仍有阵阵寒意，西边的月牙正悄悄地隐去。带着无限光明和温暖的太阳一点一点跃起来，照亮了世界，照亮了人心，骑着单车赶往公司的辛立业不由得加快了速度……